

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

洛杉矶的中国 少年少女

谭元亨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90157798

中 华 当 代 少 年 小 说 丛 书

洛 杉 矶 的 中 国
少 男 少 女

谭元亨

I287.4

1342



1351

323



生于1948年，广东顺德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，曾任省市青联、政协委员，作协副主席，现系广州师范学院教授，儿童文学研究所副所长，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学会（IRSL）会员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。

出版有《中国文化史观》等多部理论专著，《客家魂》等20部长篇小说。其中《抓来的老师》获全国新时期优秀少儿文艺读物一等奖，《谁当小指挥》获全国首届儿童剧金猴奖，另各级奖20余项，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有《拜拜，十五岁》、《耿小艾历险记》、《浪漫年华》、《闯海》等。另有长篇纪实《无效护照》及其他长篇传记、影视作品等。共32种1000余万字。本人情况被译成多国文字，辑入海内外20余种辞典，并应邀赴北美、西欧多国讲学。

目 录

引 子	有一支歌,我只记住了一句	1
第 1 章	故事就从这里讲起	9
第 2 章	原来不是性骚扰电话	15
第 3 章	竟被几个毛孩子秘密雇佣了	24
第 4 章	人机大战——你只配当失败者	34
第 5 章	孩子给他搬来了一个“家”	43
第 6 章	这里居然有中国最流行的音带	52
第 7 章	中国梦万岁	58
第 8 章	在新裤子上剪出了几个洞	73

第 9 章	好莱坞之行	80
第 10 章	迪斯尼——梦幻世界	86
第 11 章	菲力克斯失踪	98
第 12 章	这样的事，不会再有了	113
第 13 章	一封寄往中国的信	121
第 14 章	加急电报	128
第 15 章	向雪峰挑战	140
这不是尾声：“中国见！”		145

引 子

有一支歌，我只记住了一句

有一支歌，我只记住了一句：

外面的世界很精采，

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

绕地球一圈回来，我就觉得这两句歌词写得还真别有韵味：

当然，它不仅仅是指国门外的世界，还有心灵……

嗨，你出过国么？

我的不少小朋友都喜欢这么大大咧咧地问我。

没办法，我天生是个“孩子王”，还长了一张娃娃脸，虽然当上了大学的老师，可小朋友们却从来不把我当回事，说要爬

到我肩膀上就爬上了，还要我把他们抛起来，当然还得接住，摔坏了，我可赔不起。有人说，我这个人太平常了，是的，当我站在世界的讲坛上，讲我们中国，讲中国的文化与历史，那么些金头发、红头发、银头发、卷头发的教授、学者都屏息聆听，肃然起敬——当然并不是敬重我一个人，而是敬重我们的中国。可是，在小朋友面前，我却无法严肃起来。大概该反过来，让我去敬重他们才是了。

也许，这话说得一点不错——他们是未来，敬重他们，也就是敬重未来！在广州，春节之后第七天，也就是初七，就叫作“人日”，人的节日，怎么庆祝呢？那可是把一个个几岁的孩子，打扮成英雄豪杰，高高地举在竹竿上面，走在舞狮的队伍之前。“人日”，就是以儿童为标志的。这种活动，便叫“人日飘色”。

儿童至上！孩子高于一切！

慢着，这观念是不是有问题，大人总是对小孩说，“大人讲话细人听”，“听话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，你这么一说，小孩不反而骑在大人头上了么？中国人可不兴这一套，虽然你说的还是中国的事。

不对！

孩子长大，总归要超过大人才对，要不，人类怎么会从茹毛饮血、刀耕火种，发展到今天飞出地球、去征服宇宙呢。所以，我这个作家，从来在孩子面前是最“听话”的，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来不敢得罪他们，这可是万万得罪不起的！

问我出过国没有，我也只能老实地回答：“我出过，而

且，去过不止一个国家。”

“我们知道，我们听大人讲过你写的《无效护照》，只不知道那是不是你编的故事。”

“我可不敢编，那全是真的，上面不是标明了——是纪实文学么？”

“能有那么巧的事么？”

“是不巧才对，不巧漏了我一个护照没打钢印，才叫我到处出洋相嘛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大概太真了的事，反面没人相信了。”

“不，我们信。你说过的，你从不敢在孩子面前撒谎。”

“我说过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信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干嘛谢我们呢？”

“谢谢你们的信任，这是未来对今天的信任嘛。”

吁——这又是不同的观念了！

因为你们信得过我，你们代表着未来表示对我的信任，所以，今天，我才给你们讲上一个出国的故事。不为什么，就因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们当中有很多人，都有出国的机会，都有可能上全世界转上那么一圈，甚至几圈，不会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把出国当件稀罕事……那时，我们的国门敞得更开了，与全世界的交往也更多了，你们不去，又能让谁去——还能让已变得七老八十的我们这些老头子去么？

有一支歌，我只记住了一句：

外面的世界很精采，
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

绕地球一圈回来，我就觉得，这一句歌词写得还真别有韵味——当然，它不仅仅是指国门外的世界，也包括家门外、校门外的整个世界……

是该出去走走！

世界本身已经走出去很远、很远了——从空间上说，已上了月球，探测卫星据报载亦已飞出了太阳系；从时间上说，有人用上了“后现代”的字眼，而且还说“后现代”也已在八十年代被扔在后面了——不必咬文嚼字讲这些故弄玄虚的术语，只看看人家七八条并驾齐驱的高速公路上，钢铁的洪流是如何奔腾向前，何等的气势！只看看人家星罗棋布的大学，那并网的计算机终端、设备尖端的各式实验室以及具有立体效应的现代教室，又何等的气派！……噢，不必说这些，说一说密封下方圆几公里的超级商场，说一说密布几座山头全护卫在温室中的鲜花城，说一说好莱坞与迪斯尼、百老汇与林肯艺术中心……总之，任何一样，你都值得去走一走！

落基山的雪峰、冰湖、古堡；
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、华尔街；
巴黎的罗浮宫、艾菲尔铁塔、圣母院；
摩纳哥的皇宫、港湾、海洋生物馆；

埃及的人面狮身像、金字塔；
意大利的古罗马斗兽场、威尼斯水城；
还有柬埔寨的吴哥古窟；
印度的神庙，泰姬陵……
东京的银座；

……

历史留下的瑰宝，现代创造的奇迹，无不神奇地交织在一起，让你大大地拓开了心灵的边界，甚至会教你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——你说，能不走一走吗？古老的文化沐浴着你，崭新的文明振奋着你，使你不得不思考一下，今后，你及你的祖国，在其中将处在怎样的位置，于是，你便努力地想长得更高、更高……

事实上，你也真的长高了。

这里，我讲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。

那是在北美一个高原之城，一个纬度最高的州府，那里有一年一度的“牛仔节”，纪念这里的开发。人家的节日实在是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又是淘金节、女皇节、多元文化节……一年几十个节日。平时，一周就上四天半的班，再加上这个节，那个节，便会有个长长的周末，他们叫作 Long weekend，三四天时间呢，这可得玩个昏天黑地才行。所以，我想，这些人肯定给宠坏了，够懒的了。这次牛仔节，一个豪爽的山东汉子，把我领到了集会中心，让我帮他看看摊子，顺便见识一下节日的多姿多彩。当然，这种节日，就似我们乡下的赶集一样，不过规模浩大得多……就在我看守摊子的斜对角，是一个小小的钟表摊位，

老式的，新潮的，琳琅满目，花样不少。

来凑兴的顾客，时多时少，多时如潮水涌来，应接不暇；少时，亦可谓门可罗雀了。这时，我便看见钟表摊上两个白人小伙子盘腿坐在了地上，手不住地扬上扬下，我想，大概是忙里偷闲，趁现在一个顾客也没有，他们不是在打扑克，便是在下棋吧。

我把这一猜想对我的老板说了，老板竟哈哈大笑了起来，末了，竟说了一句：

“也难怪，你是从中国大陆上来的。”

我诧异了：

“从中国大陆上来的又怎么样了？”

他直摇头：

“这也就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会这么想。要是别的地方来的，譬如说，从香港来的，就绝对不会这么想。上班下棋打扑克的事，是绝不可能有的，连想也不该去想。”

“可是，他们不正在玩么？也许不是下棋打扑克。”我强辩道。

“那好，你过去看看就明白了。”老板说。

我疑惑了，仍反问一句：

“你已经见到了他们在做什么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，我敢打赌，他们只能在工作，而决不会在干别的什么。”

我走了过去。

一看，我便羞愧得满脸通红，感到无地自容：人家正在专

心致志地整理一箱子的仪表与零件，手扬上扬下，是在把什么给挑拣出来，绝不是拿牌或举棋子。

然而，我却偏往这上面想。

也许，我在故土上看到守摊时人们分神去打闹、嬉戏的事太多了，所以，才有这种不自觉的联想。

老板见我面红耳赤地走了回来，倒也没再挖苦我，只是说：

“以后，如果中国人不再像你这样去想的话，中国就会发达了。”

可这话，比挖苦我个人听起来更让人难受。

我无言以对。我能说，中国已经不再这样了么？连我这个自命为思想解放了的、并让外国请去讲学的“新潮”人物，为何还有这种思维定势呢？这就用不着谈别人了……是的，人家的节假日多，还有长周末，可他们干一天就是一天，克尽职守，分秒不懈，工作效率比我们不知高多少倍，所以，人家的国家，也就后来居上，兴旺发达了起来。

就这么个小故事，让我想得很多、很多……

那么，孩子们，我们的未来，你们还会用我同样迟钝、慵懒的目光，去审视我们的今天，我们整个的世界么？

应该是不会了！

你们应该是积极奋进的，你们应该是光华四溢的，你们有着开放的心态，你们有着敢想敢为的精神，你们将一往无前地向未来走去，用有力的步伐为自己踩平一条开阔的大道，好走向更为广袤的世界。面对你们，我感到自己的怯懦，自己的猥

琐，自己的孤独，自己的悲哀……

“干嘛你这么说呢？”你们不禁会这么问。

噢，对了，我该给你们讲一个大一点的故事了，一个关于你们自己的故事。只有讲完这个故事，我才可能完全回答好这么个问题，刚才的小故事仅仅是一个开头罢了，它不可能解释一切、说明一切……

这同样是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一个故事。

发生在一群中国少男少女身上的故事，一个你们闻所未闻的故事。

同样，也是一个我凭想象都虚构不出的故事。

第1章 故事就从这里讲起

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——

一个小女孩居然会说：图腾也无视指责才这般龇牙咧嘴——它们早就料到后人会生出无数是非，于是先横眉怒目等待着……

在北美，在地球另一面的“世界屋脊”上——横亘北美洲的落基山脉上。

冰峰，如同明晃晃的利戟，直插入蓝得发黑的天际，好比一幅凸出的油画。是的，宛若在画图当中：我还穿的是夏装，可面前却是冰雪皑皑的山峰，脚底下是拱起的冰块堆满了的大湖，一点也不感觉到寒冷。小松鼠就在身边跳来蹦去，不知怎的，它们的尾巴都很小，也许不需要从这株树跳往那株树，起平衡与浮托作用的大尾巴给退化了。“咔嚓”，我给它们照了个相，洗出来怪逗的，两只手抱在胸前，像给我作揖呢。

雪线下是黑绿色的原始大森林，依旧是浓墨重彩，十分有

气势，耳边能听到隆隆的林涛声……不远处有印第安人的图腾，大小不一的立柱上，从上至下雕刻满了凶猛、恶煞的头像——活似神话中的鬼怪，还涂有十分鲜艳的各种颜色：似对暴戾的大自然来一个以牙还牙！

我不觉悚然了。

蓦地，我听到身后有位女孩子的声音：

“中国那边，也有这样的图腾么？”

“有的，在深山里，在少数民族当中，还有更丰富多彩的图腾。其实，中国京剧的脸谱，不也与这些图腾有异曲同工之妙么？”

回答的，是一个年轻的男中音。

那女孩子叹了一口气：

“我要是回去了，也去搜集好多中国的图腾，让我的同学们大开眼界。”

“你不怕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蒙昧的标志么？”

“我不认为这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古老的文明离不开图腾。要不，美国、加拿大今天为什么又在拼命恢复保留地上的图腾呢？他们在对历史作忏悔……”

我诧异地回了头。

在这里，能听到一个中国人说话并不容易，而听到一个中国女孩子说话就更不容易，何况说的还是这种内容的话！

那女孩比我设想的年纪还要小，顶多十五六岁。

同她对话的年轻人，也不过二十岁左右。

没想到这种年龄，话中也如此有机锋。

“嗨！”我按北美的方式，同他们打招呼。

“你好。”他们彬彬有礼作了回复。

“继续你们的话题，挺有意思的。”我说，“人类毕竟是从图腾时代进化过来的，谁也无权指责历史什么，对不对？”

年轻人说：“历史不接受指责的。”

女孩子格格地笑了：“所以图腾也无视指责，才这般龇牙咧嘴——它们早就料到后人会生出无数是非，于是先横眉怒目等待着。”

我也乐了。

没想到，在这地球的另一面，竟也能与自己的同胞结为忘年交，这太让人高兴了。我都忘了观赏风景，只顾陪他们边走边聊。

开始，我还以为他们是旅游的，问他们是乘什么车来的。

女孩摇摇头：“我们有车。”

“车呢？”

“加油去了。把我们放在这里歇一歇，等会儿再来接我们。”

北美洲加油倒是很方便的，不过，在这落基山上，一路上，我却很少见到加油站，因为上百公里也不见人烟。我不禁问：

“你们上哪？”

“上阿拉斯加……”

“干嘛，那里又不是旅游点，都要进入北极圈了。”

“我们不是去旅游的。”

“那又去干什么？”

“去找人。”

“那儿也有中国人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不过，我们的确是去找一个中国人。”年轻人说。

女孩子补充了一句：“去找我的弟弟。”

当然，他的小弟弟百分之百是中国人。

我却更加奇怪了：

“你的小弟弟怎么跑到阿拉斯加去了？”

年轻人苦笑了一下，说：

“他要从阿拉斯加越过白令海峡，经过苏联，再回中国去。”

“什么？越过白令海峡到中国去，这简直是异想天开。”

“他就是个异想天开的人。”

这对我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：

“到底……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点也不明白。”

小女孩盯住我：

“这不是很明白的么？他怎么想，就怎么做了，很简单，你有什么不明白？”

“噢，我明白，明白了，美国人有这么一句话，If we can dream it, we can do it! 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假如我们想到了什么，我们就会去做什么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，在你看来，还有一个敢不敢的问题，对不起，我们